

《5.4 版第 4 辑 1》--6.22 第 173 坛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一名嚴誠宿緣經，出雜藏)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聞如是：一時， 佛在摩竭國。
普為眾生故， 止於竹園中。
佛語諸比丘， 及神足羅漢：
「各齎(jī)所乞食，共至阿耨泉。」
路由五姓國， 將諸比丘眾，
於中共乞食。 比丘五百人，
以神足飛下， 比丘僧圍遶，
到阿耨大泉， 世尊坐其中。
世尊食已訖， 諸比丘故食。
當於飯食時， 地為大震動。
比丘問世尊： 「此地何為動？」
世尊便為說， 愍此眾生動：
「地獄有罪人， 極行眾逆惡，
鬼神有千人，斫(zhuó)其兩大肋(lèi)，
須臾不休息， 斧斤皆燒赤，
斫滿正千歲， 力極乃得斷。」
問：「作何等罪，乃致此苦痛？」
此肋大爾許， 使地為震動？」
「此本世間人， 恒喜姪他妻，
坐貪色欲故， 又殺清信士。
以是宿緣故， 致得此大身，
鬼神有千人， 恒斫此兩肋。」
世尊說如是， 佛問諸四道：
「汝等作何緣？ 各各可自說。」
神通大弟子， 能繼轉法輪，
智慧舍利弗， 起問於世尊：
「世尊無雙比， 無事不見聞。
世尊先自說， 宿世諸因緣。
孫陀生惡謗， 望得其敬事，

無故誹謗尊， 此是何因緣？
坐奢(shē)彌跋提，此五百比丘，
無故相誹謗， 此是何因緣？
何為得頭痛？ 誅殺五親時，
諸節皆疼痛； 及患脊背強；
剛木槍刺脚； 調達崖石擲，
埤(duī)破脚拇指；此是何因緣？
多舌童女人， 帶杼(yú)起其腹，
無故來相謗， 在於大眾中；
又在毘蘭邑， 三月食馬麥，
國師梵志請， 此是何因緣？
在於鬱(yù)祕地， 苦行足六年，
斷息禪羸(léi)瘦，此是何因緣？」
世尊為演說： 「舍利弗諦聽。
今當盡為說， 先世所行緣。」

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大有名稱，端正姝(shū)好，各有眾相，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色猶紅蓮華，皆能伏心意——唯除一比丘，何者？阿難是也。

舍利弗自從華座起，整衣服，偏露右臂，右膝跪蓮華座，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雙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bèi)，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此緣，使天人、眾生，聞者開解。以何因緣，孫陀利來誹謗？以何因緣，坐奢(shē)彌跋提被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頭痛？以何因緣，世尊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脊背強？以何因緣，剛木刺其脚？以何因緣，地婆達兜以崖石擲(zhì)？以何因緣，多舌女人，帶杼(yú)大眾中，有漏、無漏，前來相誹謗曰：『何以不

自說家事，乃為他說為？我今臨產，當須酥油。』以何因緣，於毘蘭邑，與五百比丘食馬麥？以何因緣，在鬱(yù)祕地，苦行經六年，謂呼當得佛？」

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為汝說先世諸因緣。」舍利弗即便還復本座。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緣法，踊躍歡喜，即為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遍諸座。無數諸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皆來詣佛，叉手作禮，圍遶而立。

佛便為舍利弗說：「往昔過去世，波羅捺(nàì)城中，有博戲人，名曰淨眼，巧於歌戲。爾時，有姪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嚴淨無比。時淨眼往至鹿相所，語此女曰：『當共出外，詣樹園中，求於好地，共相娛樂。』女答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詣淨眼家。淨眼即嚴駕好車，與鹿相共載，出波羅捺城，至於樹園，共相娛樂。

「經於日夜，淨眼覩(dǔ)其衣服珍妙，便生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為，去其所止不遠。淨眼又念：『此辟支佛，晨入城乞食後，我當殺鹿相，埋其廬(lú)中，持衣而歸，誰知我處？』明旦，辟支佛即入城乞食，淨眼於後，便殺鹿相，脫衣服取，埋屍(shī)著樂無為廬中，平地如故，便乘車從餘門入城。

「爾時，波羅捺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眾人白王：『鹿相不見。』王即召群臣，遍詣里巷，戶至覓(mì)之。諸臣受教，如命覓之，遍覓(mì)不得，便復出城，見樹間眾鳥飛翔其上，眾人便念：『城中已遍不得，此必有以，當共往彼。』即尋便往到樂無為廬前，搜索得屍(shī)。諸臣語樂無為曰：『已行不淨，胡為復殺？』辟支佛默然不答。問如此至三，不答如前。樂無為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默不答。

「眾臣便反縛樂無為，拷打問辭。樹神人現出半身，語眾人曰：『莫拷打此人。』眾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

法，終不行是。』諸臣雖聞神言，不肯聽用，將此樂無為，徑詣王所，白王曰：『此道士，行不淨已，又復殺之。』王聞是語，瞋恚大喚，語諸大臣：『看是道士，行於非法，應當爾耶？』王勅諸臣：『急縛(fù)驢(lú)馱(tuó)，打鼓遍巡，然後出城南門，將至樹下，鐵鉞(máo)攢(zuǎn)之，貫著竿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斬其頭。』諸臣受教，急縛驢馱，打鼓巷至巡之。國人見之，皆怪所以，或有信者、或不信者，眾人集觀，喚呼悲傷。

「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眾人云云聲，便於牆中，傾顧盜視，見樂無為反縛驢馱，眾人逐行，見已心念：『此道士無故見枉(wǎng)當死，此不應有愛欲。我自殺鹿相，非道士殺，我自受死，當活道士。』淨眼念已，便出走趣大眾，普喚上官曰：『莫困殺此道士，非道士殺鹿相，是我殺之耳。願放此道士，縛我，隨罪治我。』諸上官皆驚愕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佛縛，便捉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wǎng)困道士，當以大慈，原赦(shè)我罪，莫使我將來受此重殃。』如是至三，樂無為辟支佛默然不答。

「辟支佛心念：『我不宜更入波羅捺城乞食，我但當於此眾前，取滅度耳。』辟支佛便於眾前，踊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腰以下出煙(yān)、腰以上出火；或復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或腹前出煙、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然後，舉身出煙、舉身出火、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眾皆悲涕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者，取其舍利，於四衢(qú)道起偷婆。

「諸上官即將淨眼詣王梵達：『此人殺鹿相，非是道士殺。』王便瞋此監司：『前時，何為妄白虛事，云此人殺人，今云非也。乃使我作虛妄之人，枉(wǎng)困道士。』諸臣白王：『於時頻問

道士，何為殺人也？時道士默不見答，又手脚復著土，以是故，臣等謂呼其殺人。』王便勅(chì)臣：『驢馱此人，於城南，先以鉾(máo)攢(zuǎn)之，然後立竿貫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斫(zhuó)其頭。』諸臣受教，即以驢馱，打鼓遍巡已，出城南，詣樹下，以鉾攢貫木，聚弓射之，然後斫(zhuó)頭。」

佛語舍利弗：「汝乃知爾時淨眼者不？則我身是。舍利弗！汝復知鹿相者不？則今孫陀利是。舍利弗！汝知爾時梵達王不？則今執杖釋種是。舍利弗！我爾時殺鹿相、枉(wǎng)困辟支佛，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泥犁中煮，及上劍樹；無數千歲，在畜生中；無數千歲，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huò)此孫陀利謗。」

於是，佛自說宿命因緣偈曰：

「我先名淨眼，	乃是博戲人。
辟支名樂無，	無過致困苦。
此有真淨行，	為眾所擾惱，
毀辱而縛束，	復欲驅出城。
見此辟支佛，	困辱被繫(xì)縛，
我起慈悲心，	使令得解脫。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乃爾時殘殃，	今故被誹謗。
我今斷後生，	便盡於是世，
坐此孫陀利，	故得其誹謗。
因緣終不脫，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終始不可犯。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因緣，	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皆盡、諸善普備(bèi)，能度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蠅(xuān)飛、蠕動，皆使得度，無為安樂。雖有是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不攝身、口、意，此等當如何？」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并一切眾生，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并及一切。」

佛說是時，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dá)和、阿須倫、迦樓羅、甄(zhēn)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城名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外學、三部、天文、圖(tú)讖(chèn)、占相、藝術，曉七種書及外道教誡，解了眾法，世俗典籍，相有三十，常教學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象、馬、七珍、侍使、僕從，婦名淨音，端正姝妙，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達以梵天為檀越，婦淨音供養延如達，飲食、衣被、床臥、坐具、病瘦、醫藥。

「有一辟支佛，名曰愛學，往到城內，執衣持鉢，行欲乞食。偶至梵天門，時淨音見辟支佛，衣服整齊、行步詳審(shěn)、六根寂定，心甚愛樂，即請供養曰：『自今已去，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常從我受，當為我故，受我請。』淨音即以濃(nóng)美飲食，滿鉢與之。辟支佛受已，執鉢升虛，七反迴旋，飛還所止。時城內人，見此神足曰：『國有是人，我等有福。』舉國歡喜，供養無厭。

「淨音供養辟支佛日進；待延如達遂薄。延如達自覺薄已厚彼，便興妬(dù)嫉、誹謗之言：『此道士，實無戒德。何以故？與此淨音作不淨行故也。以是故，厚供養之。』延如達告五百弟子曰：『此道士，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士，無有淨行，與淨音通。」』諸童子曰：『爾！如師所言，

此道士實有婬欲心。』五百童子，受教入城，至巷宣令曰：『此道士，有婬欲心，與淨音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huì)聲耶？』此聲經七年乃斷。後辟支佛現十八變，取於滅度，眾人乃知延如達為虛妄、辟支佛為清淨。」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延如達不？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憂填王是；爾時淨音者，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因失供養故，便生妬嫉心，與汝等共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與汝等共入地獄，鑊(huò)湯見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謗也。」

於是，世尊說先世因緣偈曰：

「我先為梵志，	廣學外四部，
止於樹園中，	教授五百童。
有一辟支佛，	清淨有神足。
見是得供養，	無故橫相謗，
還語諸童子，	道士不淨行。
我適說是時，	童子皆歡喜。
童子聞是已，	遍行諸里巷，
盡向眾人說，	道士犯不淨。
以是因緣故，	經歷地獄久，
我及汝曹等，	更是無限苦。
由是殘因緣，	是眾五百人，
無故被誹謗，	坐此奢彌跋。
我今在末世，	成於無上道，
無故而誹謗，	坐此奢彌跋。
如來成尊佛，	三界之大將，
阿耨大池中，	自說本世緣。」

佛告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漏已盡、諸善普具，慈愍天人、乃至蠕動，皆欲使濟度。雖有此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況復愚蒙(méng)、未識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神通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於羅閱祇大城中，時穀(gǔ)貴飢饉，人皆捨取白骨，打煮飲汁，掘(jué)百草根，以續微命。以一升金，買一升穀(gǔ)。爾時，羅閱祇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jī)(九支反)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jī)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止於池邊，捕魚食之。時捕魚人，採魚著岸上，在陸(lù)而跳。

「我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魚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種名鼉(fū)，一種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被見食。我等後世，要當報此。』」

佛語舍利弗：「汝識爾時吱(jī)越村人，男、女、大、小不？則今迦毘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我身是；爾時鼉(fū)魚者，毘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毘樓勒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我今雖得阿惟三佛，由是殘緣故，毘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

佛語舍利弗：「汝知我云何頭痛？舍利弗！我初得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升鉢(bō)，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攪(wěn)額上，汗滸(dī)水中，水即尋消滅。猶如終日炊空大釜(fǔ)，投一滸(dī)水，水即焦(jiāo)燃。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崖一由延、至百由延，值我頭痛熱者，亦當消盡。舍利弗！如來頭痛如是。」

佛爾時說宿緣偈曰：

「先世岐(jī)越村，有一岐越子，
捕魚置岸上，以杖敲其頭。
以是因緣故，經歷地獄久，
名曰黑繩獄，燒煮甚久長。
由是殘因緣，今得頭痛熱，
殺是諸釋時，惡行毘樓勒。
此緣終不化，亦不著虛空。
當共自謹慎，防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於羅閱祇城中，有一長者子，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眾病。長者子呼此醫子曰：『為我治病愈，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子病得差(chài)；既差(chài)之後，不報其功。長者子於後復病，復命治之，差(chài)不答勞。如此至三，不報如前。

「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差(chài)，而不見報。』長者子曰：『卿前後(hòu)治我，未得相報，今好治我，差(chài)當併(bìng)報。』醫子念曰：『見欺如此至三，如誑(kuáng)小兒，我今治此，當令命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jù)，便致無常。」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醫子不？則我身是；爾時病長者子者，地婆達兜是也。」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與此長者子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數千歲受地獄燒煮，及畜生、餓鬼。由是殘緣，今雖得作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

於是，佛說宿緣頌曰：

「我往為醫子，	治於長者兒，
瞋恚與非藥，	由此致無常。
以是宿因緣，	久受地獄苦，
爾時餘因緣，	故致煩疼患。
因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以是三因緣，	盡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	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五百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於是，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祇，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刹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亦來在會。時兩力士共相撲(pū)，婆羅門力士語刹帝利力士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刹帝利便不盡力，戲令其屈伏也。二人俱得稱，皆受王賞，婆羅門力士竟不報刹帝利力士所許。到後節日，復來聚會相撲，婆羅門力士復求首刹帝利力士，如前相許，刹帝利力士復饒(ráo)不撲，得賞如上，復不相報。如是至三。

「後節復會，婆羅門力士重語刹帝利力士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bìng)報。』刹帝利力士心念曰：『此人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是刹帝利便乾(gān)笑語曰：『卿誑(kuáng)我滿三，今不復用卿物。』便右手捺(nà)項，左手捉袴(kuà)腰，兩手蹙(cù)之，挫折(zhé)其脊，如折甘蔗，擎(qíng)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撲(pū)地，墮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刹帝利力士撲(pū)殺婆羅門力士者不？則我身是；婆羅門力士者，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以貪恚故，撲殺此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燒煮榜(péng)治，經數千歲。今我已成阿惟三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

於是，世尊自說宿緣頌曰：

「節會共相撲，	意欲屈彼人，
一舉撲著地，	令其脊中折。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先世殘餘殃，	故致脊痛患。
此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護是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宿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令得渡，尚不免餘殃，況復愚癡、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等當學是，護身三、口四、意三。」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世尊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圍遶，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者，有一片木，長尺二，迸(bèng)在一邊，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自當受之。」眾人聞見，皆共聚觀，大眾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使眾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

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rèn)，木槍(qiāng)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三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

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槍亦高七里；佛復上高十里，槍亦如是；佛復上高一由延，槍亦隨之；佛復上七由延，槍亦上隨之。

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縱廣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縱廣十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

佛復上至四天王宮殿中住，槍亦來上，至佛前立。佛復上至三十三天，上壁方一由延琉璃石，佛於上立，槍亦來上，在佛前立。佛去後，四天王相告曰：「佛畏此木槍，槍亦逐不置。」皆共僉(qiān)然不悅，從三十三天化去。至焰天，焰天化去；至兜率，兜率化去；至涅槃羅他，涅槃羅他化去；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化去；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

爾時，世尊與諸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下至涅槃羅他；涅槃羅他，下至兜率；兜率，下至焰天；焰天，下至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下至四天王；四天王，下還至羅閱祇，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復從上下至羅閱祇，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

佛與比丘僧出羅閱祇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眾人：「汝等欲何至？」

眾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

佛語眾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jié)。」

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眾人還？」

佛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

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己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各受教還房。

阿難問佛：「我當云何？」

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

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cháng)之。」即取大衣，四疊(dié)襪(bì)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fū)上下入，徹過入地，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此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jiāo)。當爾時，地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槍必刺佛脚也。」

佛被刺已，苦痛、辛痛、疼痛、斷氣痛。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槍刺瘡，便悶死倒地。佛便以水灑(sǎ)阿難，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鳴佛足，涕泣墮淚曰：「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為此小木所害乃爾？」

佛語阿難：「且止，勿憂(yōu)涕泣。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

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

佛語阿難：「漸漸有降。」

舍利弗將諸比丘僧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禮已，一面住。舍利弗問佛：「不審(shěn)瘡痛，增損云何？」

佛報舍利弗：「瘡痛漸漸有損。」

爾時，比丘眾中，漏未盡者，見此瘡，皆悲喚號泣曰：「世尊大悲，無物不濟，而云何有此痛緣也？」

佛語此等比丘：「且止，莫涕。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處。此對亦非父作、亦非母作、亦非王作、亦非天作、亦非沙門、婆羅門所作，本我自造，今自受之。」諸漏盡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佛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耆(qí)婆聞佛為木槍所刺，涕泣至阿闍世王所。阿闍世王曰：「卿何以涕泣？」

耆婆答曰：「我聞佛為木槍刺脚，是以涕耳。」

阿闍世王聞此語，便從床上，悶死墮地，良久乃穌(sū)。舉宮內外，咸皆驚怖。王起涕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白王曰：「嚴駕已訖。」王即便上車，出羅閱祇城。

城內四姓宗族、清信士女，聞佛為木槍所刺，王與弟耆婆，及此人眾，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下車、脫冠、解劍、退蓋，步進詣佛。佛右脇(xié)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挐(wēn)、口鳴，自稱國號姓名曰：「摩竭王阿闍世，問訊世尊，瘡痛寧有小損不？」

佛報阿闍世：「當使大王，常得安隱(wěn)，長壽無病。王當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

王問佛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可毀壞。不審(shěn)今者，何為此木槍所刺耶？」

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所壞。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宿對所壞。」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學捨惡、從善。愚騃(ái)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作罪，後當號泣受。是故，大王！不可以戲笑作罪，王當學如是。」

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差(chàì)。」

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著生肌藥已，復讀止痛呪。耆婆出百千價氎(dié)，用裹(guǒ)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鳴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

佛於是為阿闍世王、一切眾會故，說四諦法：「何謂四諦？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諦，是為四諦。」說是時，六十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

王於是辭曰：「國事多故，欲還請辭。」

佛言：「可，宜知是時。」

王即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歸。諸眾亦各禮佛，遶三匝而還。

於是暮，夜半，有七天人，人人能出百種音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床一匝而立。一天白佛：「瞿曇沙門！如師子受瘡，能忍苦痛，不告他人。」

一天又曰：「瞿曇沙門！如象受瘡，能忍苦痛，不語他人。」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犂(fēng)牛號時，亦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水牛號時，亦不覺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八臂天王受瘡，能忍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寶馬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審(shěn)諦清淨，不覺苦痛。」

第一天曰：「佛！人中師子、人中象、人中犂牛、人中水牛、人中八臂天王、人中寶馬、人中審諦清淨，世尊如此等，能忍苦

痛。此輩愚耐痛，世尊以慧耐。不如外學、梵志，已過中年，懈廢取婦，故望度苦，無由得度。何以故？不能究竟故也。如來法中，清淨究竟，斷諸愛欲，滅盡涅槃，如此乃度三界穢海也。何以故？是輩心意正定，從四諦求涅槃故也。」

天於是以偈頌曰：

「凶獷難降伏， 癡疑無定智，
志荒處野露， 不度生死淵。
定智除凶愚， 調意眾縛解，
志寂無狂惑， 是度生死海。」

於是，天說偈已，佛默然可之。諸天見佛默然，知為可意，即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忽然化去。

至清旦，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爾時，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捺國，各撰(zhuàn)合資財，欲嚴船渡海。裝揀已訖，解繫(xì)張帆，便引而去。乘風徑往，即至寶渚(zhǔ)。渚上豐(fēng)饒(ráo)，多有衣被、飲食、床臥、坐具，及妙婬女，種種雜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主語眾人曰：『我等以資財故，勤身苦體，渡海至此，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樂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眾：『此間雖饒眾寶、五樂、婬女、衣食無乏，不當於此久住。』

「是時，於虛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賈客，欲使從心所願，多得財寶，無為還歸，便於空中，語眾賈人曰：『此間雖有財寶、五樂、婬女、衣被、飲食，不足久住，當早還去。何以故？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天女，意欲使此賈客於此沒盡，不得還歸，於空中告曰：『卿等不足嚴駕欲還去，此間快樂，極可娛樂。此地初無水至，設當有水至此，此之眾寶、飲食、衣被、婬女、五樂，何由而有？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信之。』說已化去。

「第一薩薄聞天女語已，勅(chì)其部眾：『卿等勿復嚴駕欲得還去，莫信前天所說，此是虛妄耳。此間快樂，五欲無乏，

閻浮勤苦，正欲求此，今已得之，何緣復去？』第二薩薄還告其眾：『卿等莫貪五樂，於此久住。却後七日，水當滿此，速疾市買(mǎi)，裝駕治船。前天所說，至誠不虛。設七日無水，猶當治嚴還去，豈(qǐ)可捨本父、母、妻子乎？若當却後七日，水不至者，便當於此五樂自娛，然後徐歸。若水審(shěn)來，如前天所說者，治嚴已竟，去復何難？』」

佛語舍利弗：「却後七日，如前天所言，水滿其地。於時，第二薩薄，先已嚴辦，水至之日，所將部眾，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治嚴，水至之日，與治嚴者爭船，船主護(hù)之，不令得前，便著鎧(kǎi)持杖，共相格戰(zhàn)。第二薩薄於船上，以鉞(cuān)¹鉞(máo)鉞(jiān)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

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不？則地婆達兜是；第二薩薄，以鉞(máo)鉞(jiān)第一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眾五百人者，則今地婆達兜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眾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門弟子是。」

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渡海，與彼爭船，以鉞(cuān)鉞(máo)鉞(jiān)彼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於地獄中，無數千過，為鉞(cuān)鉞(máo)所刺；無數千歲，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上鐵錐(zhuī)樹上。今雖得如來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

爾時，世尊說宿緣偈曰：

「先世作薩薄，	乘船行渡海。
兩賈共爭船，	以鉞(máo)鉞(jiān)彼脚。
以是因緣故，	地獄受鉞(jiān)苦，
為畜常被射，	餓鬼上錐(zhuī)樹。

¹校勘記：“鉞(cuān)”，大正藏底本為“鉞(麤官反)”，其中“(麤官反)”是“鉞”的古代反切法讀音。

今已成佛道， 愍念眾生故，
雖得金剛身， 不免於木槍。
因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備(bèi)，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猶不免此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是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莫犯是三事。舍利弗！汝等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於羅閱祇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僮僕、侍使，產業備(bèi)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yǎn)然命終。須摩提有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修耶舍分？』須摩提復念：『唯當殺之，乃得不與耳。』須摩提語修耶舍：『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有所論說去來。』修耶舍曰：『可爾。』須摩提即執弟手上山，既上山已，將至絕高崖頭，便推置崖底，以石墮(duī)之，便即命絕。」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不？則今父王真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燒煮、為鐵山所墮(duī)。爾時殘緣，今雖得阿惟三佛，故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為地婆達兜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耆闍崛山神，名金埤(pí)羅，以手接石，石邊(biān)小片，迸(bèng)墮中佛脚拇指，即破血出。」

於是，世尊即說宿命偈曰：

「我往以財故，	殺其異母弟，
推著高崖下，	以石墮(duī)其上。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於其地獄中，	為鐵山所墮。
由是殘餘殃，	地婆達下石，
崖片落傷脚，	破我脚拇指。
因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說此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jìn)、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有宿緣，不能得免，沉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等，當學如是，莫犯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婆羅門女栴(zhān)沙謗佛緣經第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爾時有佛，號名盡勝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時在波羅捺國，與大比丘六萬八千眾，皆是羅漢。舍利弗！爾時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比丘名無勝，一種比丘名常歡。無勝比丘者，六通神足也；常歡比丘者，結使未除。

「爾時，波羅捺城，有長者名大愛，有象、馬、七寶，資財無極。大愛長者有婦，名曰善幻，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善幻婦者，供養無勝比丘，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四事無乏；供養常歡，至為微薄。何以故？無勝比丘，斷於諸漏，六通具足；常歡比丘，結使未盡，未成道故也。常歡比丘見無勝比丘偏受供養，興嫉妬意，橫生誹謗曰：『無勝比丘與善幻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盡勝如來弟子常歡者不？則我身是；欲知善幻婦人者，則今婆羅門女，名栴沙者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受諸苦痛。今雖得佛，為六師等、諸比丘眾、漏盡、未盡、及諸王、臣民、清信士女說法時，以餘殃故，多舌童女，帶杼(yú)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樂，不知我苦耶。何以故？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shēn)，今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

爾時，眾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扇佛，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niè)於帶杼(yú)，忽然落地。爾時，諸四部弟子、及六師徒等，見杼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音罵曰：「汝死亦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也。」諸眾各說，是時，地即為劈裂，焰火踊出，女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

大眾見此女現身墮泥犁，阿闍世王便驚恐，衣毛為豎，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

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

阿闍世王復問佛：「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直妄語，便墮阿鼻耶？」

佛語阿闍世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

阿闍世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

佛語阿闍世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阿闍世王復問佛，佛答曰：「身行羸(cū)現，此事可見；口行者，耳所聞；此二事者，世間所聞見。」佛語大王：「意行者，設發念時，無聞見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xì)。」

王復問佛：「意不可見，云何獨繫意釘耶？」

佛答王曰：「若男子、女人，設欲身行殺、盜、淫者，先當思惟，朝中人定何時可行也，思惟何處可往。」佛復語王：「夫人作行，先心計校(jiào)，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佛復語王：「是口行者，欲行口行時，先意思惟：『若在大會，講論法時；若在都坐，斷當律時，設問我者，我當違反彼說，此間非是已事；若有是語者，我當反之，此受他意氣故，作是語耳。』若行此三事不著者，復更作計，當往鬪(dòu)之曰：『彼欲殺汝、破汝、壞汝，汝當隨我語，莫信他人。』若作此兩舌者，成於虛偽，滅其正法，命終之後，墮於泥犁。」佛語王：「是故，口行繫於意釘，不繫身、口。」

王復問佛：「何以故？」

佛答王曰：「身三、口四，皆繫意釘，意不念者，身不能獨行，是故身、口繫意釘。」

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佯(yáng)慚於身、口，未曾愧心意。
先當慚於意， 然後耻身、口，
此二不離意，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涕泣悲感。佛問王：「王何為涕？」

王答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損減，是故悲耳。此眾生但謂身、口為大，不知意為深奧。世尊！我本謂身、口為大，意為小；今從佛聞，乃知意為大，身、口為小。」

佛問王曰：「本何以知身、口大，意為小；今方云意大，身、口、小耶？」

王復白佛：「夫人殺生，人皆見之；若偷盜、姪姝(yì)，亦人所見，此身三事，天下盡見；口行妄語、惡口、兩舌、言不至誠，此口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聞為大。今聞佛說，乃知心意為大，身、口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佛復問王：「云何知意釘為大，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王白佛言：「此多舌女人，欲設謗毀，先心思念：『當以繫杆(yú)起腹，在大眾中，說是輩事。』又聞佛說，是故，我知意大，身、口小。」

佛語大王：「今云何解意大，身、口小？」

王答曰：「設欲行事，先心發念，然後身、口行之。是故，知意大，身、口小。」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

說是法時，眾中八十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與人，皆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盡勝如來時，	我比丘多歡，
毀謗於無勝，	墮於地獄久。
以是殘因緣，	多舌童女來，
在於大眾中，	前立謗毀我。
宿對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鬼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免此宿緣，況汝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食馬麥(mài)宿緣經第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毘婆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在槃(pán)頭摩跋城中，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人俱。王名槃頭，與群臣、庶民、清信士女，以四事供養毘婆葉如來及眾，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圍典籍，亦知尼捷筭(suàn)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

「王設會先請佛，佛便默然許之。王還具饌(zhuàn)，種種濃美，及設床座，氍毹(qú)毹(lú)毹(tà)毹(dēng)。辦已畢，王執香爐，於座上長跪啟曰：『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毘婆葉佛，

見時已至，便勅大眾，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眾圍遶，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餽饌。

「爾時，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眾，食已各還，還時，皆為諸病比丘請食。過梵志山，見食香美，便興妬嫉意曰：『此髡(kūn)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zhuàn)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髡(kūn)頭道人，食於甘美餽饌不？』諸童子曰：『爾實見。此等師主，亦應食馬麥。』」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不？則我身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則今彌勒菩薩是。」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興妬嫉，意言是輩不應食甘饌，正應食馬麥(mài)耳，及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毘蘭(lán)邑(yì)，故食馬麥九十日。我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搗(dǎo)麥(mài)仁；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我本為梵志，	所學甚廣博。
教授五百童，	在於樹園中。
在毘葉佛世，	形罵(mà)諸比丘，
不應食粳(jīng)糧，	正應食馬麥。
汝等童子說，	實如師所道，
并及此等師，	亦應食馬麥。
以是因緣故，	久受地獄苦。
爾時殘餘殃，	亦五百比丘，
婆羅門時請，	當會毘蘭邑，
與卿食馬麥，	九十日不減。
因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能得免宿世餘殃，況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當學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佛說苦行宿緣經第十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捺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獸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mán)，因以為名。婆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chèn)記，無事不博，外道禁戒及諸算術，皆悉明練。時有一瓦師子，名難提婆羅，與火鬘少小親友，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子精進、勇猛、慈仁、孝順，其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難提婆羅雖為瓦師，手不掘(jué)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及鼠壤，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以穀(gǔ)、麥、麻、豆置地，取器而去。初不爭價數，亦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食而已。」

「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多獸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皆是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髡(kūn)頭道人為？直是髡頭人耳，何有道哉？佛道難可得！』如是至三。護喜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已著衣服，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迦葉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不？』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髡(kūn)頭道人為？髡頭道人，何有佛道？佛道難得！』護喜便捉火鬘衣牽曰：『共至迦葉佛去來，去佛甚

近、不遠。』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逐後，捉腰帶挽曰：『為可暫共見佛，便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髡(kūn)頭沙門。』護喜便捉其頭，牽曰：『為一過，共見佛去來。』」

佛語舍利弗：「爾時波羅捺國俗，諱(huì)捉人頭，捉頭者法皆斬刑。火鬘代其驚怖，心念曰：『此瓦師子，分(fèn)死捉我頭耶。』護喜語火鬘曰：『爾，我死終不相置，要當使卿見佛。』火鬘心念：『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耳，乃使此人分(fèn)死相捉。』火鬘曰：『放我頭，我隨子去耳。』護喜即放，火鬘便還，結頭、著衣服，即相隨共詣迦葉佛所。

「護喜禮迦葉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鬘直立舉手，問訊而已，便坐一面。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獸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不見佛、不聞法、不供養眾僧，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從足至頭，覩(dǔ)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寂定，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娑媚，儀如娑羅樹花，身猶須彌山，無能見其頂，面如月滿，光如日明，身色如金山。火鬘見佛相好已，便心念曰：『我梵識(chèn)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耳。』

「火鬘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qǐ)有丈夫體，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shì)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迦葉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jì)，并覆兩耳，七過舐(shì)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nì)吒天光，還遶身七匝，從頂上入。迦葉

如來以神足力，現陰馬藏，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dǔ)。火鬘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踴躍歡喜，不能自勝。

「迦葉如來為火鬘童子說法。說何法？說菩薩斷功德法『何等為斷菩薩功德法？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云何菩薩身不可行而行者？後作佛時，身形短小，族姓子！是為菩薩身不可行而行報也。云何菩薩口不可言而言者？後出家學時，力極勤苦，乃當得佛，族姓子！是為菩薩口不可言而言報。云何菩薩意不可念而念者？菩薩後成佛時，境內眾僧，常不和合，在在處處，共相是非，族姓子！是為菩薩心不可念而念報。族姓子！是為菩薩三惡行對，族姓子！當棄(qì)是。』

「於是，火鬘童子即退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當受我此懺悔，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懺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起，稽首佛足，辭退而還。

「火鬘童子於中路，忽思惟向三惡報，便報護喜曰：『卿為失利，不為得利；卿為無利，不為有利。我不應見卿面，不喜聞卿名。』護喜答曰：『何以故爾？』火鬘曰：『卿早從迦葉佛，聞深法寶，何能在家，而不作道？』護喜答曰：『卿不知我父母年老，又復俱盲，供養二親，何由出家？我亦久欲為道耳，若我出家為道者，父母便當命終，以是故，不得出家耳。』火鬘語護喜曰：『我從迦葉佛聞菩薩行三惡緣對，不復樂在家。我欲從此還至佛所，求為比丘。』護喜報曰：『善哉！善哉！火鬘得思惟力耶，便可時還。所以然者，佛世難值故也。』火鬘童子即抱護喜已，便遶三匝，叉手謝曰：『我設有身、口、意，過於卿者，願見原恕。苦卿指授正真大道。』

「於是，火鬘童子說頌讚曰：

「『仁為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yù)。』

「火鬘童子於是說偈已，遶護喜三匝已，還詣精舍迦葉佛所，稽首佛足，兩膝跪地，叉手白佛言：『寧可得從迦葉如來，下鬘髮入道，受具足戒不？』」佛語舍利弗：「迦葉即度火鬘童子，為道授其具足戒。」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火鬘童子不？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父王真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嫖女，時夜半，作瓶天子來謂我曰：『時到，可出家去為道。』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quàn)我出家，則是作道善知識也。」

佛語舍利弗：「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髡(kūn)頭沙門，何有佛道？佛道難得！』以是惡言故，臨(lín)成阿惟三佛時，六年受苦行。舍利弗！爾時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我如是雖受辛苦，於法無益。我忍飢渴、寒熱、風雨、蚊虻之苦，身形枯燥，謂乎我成佛道，實無所得。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也，然後乃得阿耨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曰：

「我昔火鬘童，	向於護喜說：
『髡(kūn)頭何有佛？	佛道甚難得！』
以是因緣故，	六年日不減，
受此勤苦行，	望得成佛道。
不以是苦行，	能得成佛道，
非道而行求，	因緣自纏繞。
宿緣終不朽，	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	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人、神鬼、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一切眾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學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如來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

阿耨大龍王叉手白佛：「世尊！於我泉上，受我供養，說宿命因緣法，使我將來成佛時，莫有如此因緣；使我眾惡皆盡，作真淨如來。」

佛語阿耨大龍王：「汝欲得如是願者，當極護身、口、意，不令犯者，可得如上所願，眾惡消盡，作真淨如來。」

阿耨大龍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以天栴(zhān)檀香散佛及五百羅漢上。

佛於是為諸天、龍、神，說安慰法：「何謂安慰法？行布施法、行持戒法、行生天道法、行斷欲法、行斷三惡道法、行無漏法、行清淨法。」

佛說如是已，與諸比丘，各離本花座。比丘圍遶佛，踊在虛空，高七多羅，以神足飛行，猶鳥翔雲，徐徐而還，在羅閱祇竹園精舍。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蓋阿耨達龍王者(晉名無焚)，佛在世時受別菩薩也，有神猛之德，據于崑(kūn)崙(lún)之墟。斯龍所居宮館(guǎn)寶殿，五河之源則典覽(lǎn)焉，有八味水池，華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識宿命。於時龍王請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進膳畢訖坐蓮華上，追講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纖(xiān)微轉受報應，彌劫歷(lì)紀莫能自濟，僥值正覺乃得度世。各自撰歌而達頌曰：

大迦葉品第一(十九偈)

佛人中上為法御，	斷除結獄遊舍衛，
諸根為寂德巍巍，	如來自告其比丘：
「有諸鬼神所娛樂，	種種眾華無央數，
四瀆(dù)涌出向四方，	彼諸流河歸江海。
私頭那提伯師子，	人不能至神足到，
飛行疾矣乃越耳，	疾共詣彼淵流池。」
比丘曰：「善唯從命。」	大通安住上弟子，
聞尊教勅乘神足，	譬如鴈王導眾鴈，
行詣進遊于江河，	悅觀輩類相娛樂，
佛天中天亦如是，	與弟子俱而飛騰。
佛至告諸弟子曰：	「寧識前世所更歷(lì)，
為我各說誰行步，	而獲其福不可量。」
彼迦葉仁佛弟子，	譬如師子歷深山，
設有所歷無敢當，	則說前世所作行。
「採取于野燕麥耳，	少所施與辟支佛，
解脫心樂無有漏，	奉于空行意寂寞。
彼時心念有此願，	尋即思惟於上法，
與如是人俱合會，	於此終生鬱(yù)單曰。
用彼因緣福所致，	更歷千反鬱單曰，
然後生于勝命天，	於中最特無有雙。
吾用彼福所造德，	亦復千反生忉利，

著種種華香寶瓔，
既於天上壽終已，
用彼前世願所致，
生于富家梵志種，
在五樂中而不貪，
大哀所可講說法，
七覺之意八道行，
便盡諸漏手執燈，
合會行正直離邪，
奉禁戒人所志得，
最後我身以具滿，
我皆絕除諸愛結，
第一止足常思道，
其志堅固無能轉，

如是迦葉尊，
阿耨達大池，

身微妙好而自在。
便復則生鬱單曰，
以作是福因緣故。
財產眾業無央數，
其於是佛無等倫。
諸力一心定眾根，
以為獲致於此法。
與此眾等最後俱，
佛者如來所說善。
如其意念所欲求，
為盡生死拔根株。
則為是佛法王子，
心空清淨無所著，
譬如大山不可動。」

在諸比丘僧，
自說本福緣。

舍利弗品第二(十偈)

「吾為仙閑居，
辟支佛之尊，
覩之心歡喜，
復為縫袈裟，
彼則愍念我，
上下出水火，
我即時叉手，
『令我得如是，
莫令生豪家，
常生于中家，
用是功德故，
常獲致人身，
於是最後世，

於彼見沙門，
身著絳(jiàng)衣被。
為之浣(huàn)衣服，
數數為作禮。
便飛虛空中，
須臾(yú)忽不見。
自心作是願：
聰明大智慧。
亦勿生賤種，
志多作沙門。』
吾以五百世，
世世作沙門。
復還得人種，

以值見正覺， 導師無有上。
則辦(bàn)為沙門，於釋師子所，
成就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今世尊目前， 於比丘僧眾，
論我智慧上， 轉于正法輪。」
舍利弗智慧， 於比丘眾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宿行。

摩訶目犍連品第三(十五偈)

「吾為仙閑居， 處于林樹間，
於彼有人來， 求我作沙門。
吾除其鬚髮， 為浣(huàn)其衣服，
縫之而染之， 心中自歡喜。
彼退在一面， 而結跏趺(fū)坐，
則得辟支佛， 便飛于虛空。
我時即興願： 『令身得神足，
使吾得如是， 大力大神足。』
用是福德故， 在在所生處，
天上及人中， 照耀(yào)所造福。
於時最後世， 以逮得人身，
如值見正覺， 導師無有上。
以為作沙門， 於釋師子所，
則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所作善甚少， 得安隱(wěn)無量，
我復作不善， 今說且聽之。
東出羅閱祇， 生為尊者子，
出舍外遊戲， 人家求飲食。
即見其父母， 二人共相娛，
見之即撻(zhuā)我， 罵詈(lì)而逐我。
但以正命耳， 其身不施行，
墮于黑繩獄， 受苦不可計。
其彼餘殃故， 於是最後世，

諸外異道學，
吾當以是疾，
彼所作餘殃，
是故當悅心，
用歡悅心故，
如是拘律尊，
阿耨達大池，
過(zhuā)碎身如葦(wěi)。
壽終而滅度，
爾乃滅盡耳。
至孝事父母，
人得勝天上。」
在于比丘眾，
自說本因緣。

輪提陀品第四(淨除十七偈)

「我昔往詣寺，
即取其掃帚(zhǒu)，
竟覩(dǔ)寺清淨，
令我無垢塵，
用是功德故，
面色和悅姝(shū)，
其餘之福祚(zuò)，
父母則名吾，
我於親族中，
一切所愛敬，
值得見正覺，
已成阿羅漢，
我之所志願，
今無垢羅漢，
假令掃除是，
不如為離欲，
假掃除天下，
不如四方僧，
設復掃除是，
不如於佛寺，
我身所造福，
當掃除佛寺，
以此曉知之，
見地不淨處，
便掃彼寺舍。
心中甚忻(xīn)踊，
如此寺舍淨。
在在所生處，
端正難可比。
於是最後世，
號曰為淨除。
生時亦清淨，
見者無厭極。
導師而無上，
清涼而滅度。
使吾無垢塵(chén)，
無漏所作辦。
普天下使淨，
除掃所經行。
道人經行處，
掃除一步地。
滿天下精舍，
掃除一步地。
以是知差特，
其心懷欣踊。
等覺道德高，

當供事佛寺，	獲其祚(zuò)甚大。
唯君吾識念，	昔曾所作善，
以致彼果實，	可意安隱樂。
是故為佛寺，	好淨心供事，
唯仁此第一，	福田無有上。
於是能供事，	得安而無量，
皆為破壞除，	一切姪怒癡。
不輕空心悅，	得福薄少乎，
向如來正覺，	及諸佛弟子。」
如是輪提陀，	在諸比丘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所因。

須蔓品第五(善念十四偈)

「昔者出遊觀，	時與親友俱，
頭上戴傅(fù)飾，	耳著須蔓花。
惟衛(wèi)神通佛，	於彼立大寺，
遙見眾庶(shù)人，	共住而奉事。
親友俱發家，	各共齋(jí)好華，
悉以清淨心，	供散彼佛寺。
我時見廣施，	亦復初發意，
便取林中華，	以用上佛寺。
所生不墮餘，	昇天下為人，
因是德本故，	所作善照見。
後值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果證阿羅漢，	清涼得滅度。
唯施一華耳，	更得百千歲，
天上自娛樂，	餘福得泥洹。
假令我素知，	佛功德無量，
便即起塔寺，	其福無有極，
未必心歡喜，	其福猶為少。
如來等正覺，	及諸佛弟子，
唯我憶念此，	身所作功德，

今已得實報，	可意快安隱。
緣是所作行，	終始斷不生，
無漏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五道為已盡，	不復更胞胎，
是為最後世，	然則不復起。
解脫生死本，	已度所有海，
今我以是緣，	得號曰須蔓。」
時長者須蔓，	會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輪論品第六(明聽十一偈)

「惟衛佛世時，	槃頭摩國土，
本為四方僧，	興立一房室。
加以床臥具，	皆用持布施，
既與心歡喜，	應時發是願：
『我見等正覺，	令得作沙門，
逮無上無為，	清涼正滅度。』
是因功德本，	九十一劫安，
既得自然見，	在天上世間。
其餘功德福，	於今最後世，
生勢(háo)長者家，	憍貴無兄弟。
生為父所敬，	即聞垂言教，
吾以子施與，	寶藏億種種。
足底生異毛，	自然長四寸，
身體柔軟好，	穩安得無害。
過去九十劫，	其餘復如一，
我身不識念，	舉足蹈地時。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成就無所著，	清涼為滅度。
佛普見說我，	精進尊第一，
解脫盡無漏，	已得不動句。」

如是拘梨種， 在眾僧中央，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功德。

凡耆(qí)品第七(取善八偈)

「我不了福德， 本亦不識義，
見惟衛佛寺， 供養而奉侍。
金寺紫磨色， 幡繖(sǎn)以香華，
見供養塔寺， 而得生善處。
常在天人間， 所作得照見，
過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作少功德已， 獲安甚眾多，
已得無所著， 滅度清且涼。
假使我本知， 佛功德如是，
常當供塔寺， 所得福踰(yú)此。
是故用知明， 正覺德弘泰，
當供養塔寺， 其福無終極。
佛普見說我， 經樂為第一，
多聞若干種， 辯才德至真。」
時長者凡耆， 曾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賓(bīn)頭盧(lú)品第八(乞閉門十一偈)

「我本經父母， 生為子中尊，
謹敬事其父， 亦孝養於母。
二親及妹弟， 奴客僮僕使，
吾為父母說， 飲食以時節。
時起貪嫉意， 不當食父母，
瞋恚謗於語， 能得飯食財。
緣是所作罪， 墮大地獄，
燒炙黑繩中， 更苦不可計。
從地獄中出， 世世所生處，
常患大餓渴， 勤苦而飢死。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	已得作寂志，
成為無著道，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於是，	神足能飛行，
還入坎(kǎn)窟中，	爾乃得食耳。
是故當歡喜，	供事於父母，
一心稽首禮，	保祚(zuò)無有量。
唯仁我識念，	削所作惡行，
皆受所種實，	罪福不可離。」
賓頭盧閉門，	時會在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貨竭品第九(善來二十一偈)

「曾為尊者子，	在般頭摩國，
族姓多財寶，	眷屬所圍繞。
周匝在王邊，	快樂無有極，
端正見者喜，	顏色難為比。
時我嚴駕出，	諸眾導前後，
欲行遍遊觀，	并從眾婁女。
於彼遊觀時，	見相寂沙門，
奉行安定儀，	身服赤絳(jiàng)衣。
時我見沙門，	興發起惡意，
憎惡其形像，	瞋恚不歡喜。
為何下鬚髮，	顏姿黑醜(chǒu)陋，
癰(yōng)疽(jū)疥身體，	羸(léi)疲身意俱？
用是所造罪，	口說惡語故，
於彼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
從獄得脫出，	容色黑醜惡，
癰疽疥身體，	羸疲身意俱。
捉瓦器乞匄，	著棄(qì)死人衣，
衣弊服羸(cū)穢，	所住無安處。

所欲往至詣， 乞欲係餬口，
執杖見驅叱(chì)， 為人所嫉辱。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窮困常飢餒(něi)， 勤苦而餓死。
時見等正覺， 比丘僧圍繞，
與大眾會俱， 講說甘露句。
適見大眾會， 即疾奔走趣，
意欲於彼中， 希望飲食具。
到見大眾會， 皆坐欲聽法，
不獲副本願， 未有餼(xì)施者。
時彼大慈哀， 如來告之言：
『仁者善來此， 便來坐此座。』
我應時喜踊， 則一心叉手，
稽首世尊足， 却在—面坐。
於是尊大哀， 瞿曇極慈悲，
次第分別說， 為我講四諦。
能仁除鬚髮， 因是見道跡，
佛令作寂志， 於彼得神通。
用是故號字， 名曰為茶竭，
緣此佛說我， 正受為第一。
佛勇猛大尊， 世雄為最勝，
神通無極哀， 度脫我眾苦。」
善來尊如是， 在於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陀品第十(欣樂十二偈)

「王舍國城東， 曾為富尊者，
時世穀(gǔ)飢貴， 有道士遊彼。
時我坐獨食， 有好道士來，
壞破緣—覺， 自在得無漏。
興起貪嫉意， 其心志于惡，
今此比丘來， 焉得同太歲。」

於是念飲食，	雜(zá)糲(róu)以馬通，
道人食之已，	應時即命過。
我身壽終已，	墮地獄甚久，
合會及叫喚，	世世見脯(fǔ)煮。
從地獄得出，	便還得人身，
身常多疾病，	懊惱而命盡。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抱病常窮(qióng)厄，	懊惱乃命過。
於是最後世，	已得生人中，
還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出家為沙門，	受釋師子法，
已得羅漢道，	清涼取滅度。
吾於是仁者，	神足無有漏，
身體多疾病，	所在不安隱。
於是悉識念，	我本所作行，
皆獲其果實，	罪福不可離。」
如是難陀尊，	在比丘眾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夜耶(yé)品第十一(名聞二十六偈)

「昔有一道人，	入聚落乞食，
見死亡女人，	青臙(pāng)甚臭惡。
結跏趺而坐，	觀視無常變，
省察敗不淨，	一志學定心。
便於彼坐上，	有微細音響，
聞聲用恐怖，	則從一心起。
見死腹潰壞，	惡露而不淨，
眾孔自流出，	臭處難可當。
腸胃五臟見，	心肝皆散絕，
若干無數蟲，	觀已還靜心。
察于外死身，	內省自己軀，
彼爾我如是，	計本皆虛無。

自從三昧起，
亦不出分衛，
設我入聚落，
雖見端正色，
瞻彼諸形色，
察眾壞敗本，
我思行如是，
奉遵四梵行，
於彼壽終後，
於梵壽命盡，
為勢貴長者，
為眾所見敬，
晝日常修行，
見女人眾多，
枕鼓臥眠者，
伎樂器散地，
於彼退思念，
想識不淨處，
適觀觀此已，
我時逼迫是，
即從床上起，
諸天愍念我，
時出于國城，
遙視見彼岸，
又見大寂志，
告之我窮厄，
世尊深軟音，
『童子來莫懼(jù)，
心捨眾苦惱，
往詣大哀所，
絕妙無等倫，
修行不懈怠，
亦不思飲食。
而行求飲食，
當作惡露觀。
如死人無異，
一切無所樂。
而得離愛欲，
深惟不輕戲。
便得昇梵天，
下生波羅奈。
生其家作子，
正受度無極。
於夜不睡眠，
等觀如腐積。
執箜篌伎人，
夢想為寢(yì)語。
宿本功德行，
前世所更歷。
志求無欲意，
仁者我捨去。
下殿避之逝，
其門自然開。
往詣(yì)流水側，
見沙門寂根。
舉聲而大叫，
神通我捨欲。
用我辛苦言：
於此無窮厄，
轉度於彼岸。』
世尊無比人，
譬如飢渴者，

倒解識其義，即解識其義。
於彼見道諦，從佛求捨家，
瞿曇大慈哀，聽我作沙門。
應時一夜中，天時將向曉，
一切諸漏盡，清涼得滅度。
是我前世時，所更作善行，
是我最後世，逮(dài)得甘露跡(jì)。』
如是賢夜邪(yé)，尊者子神通，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尸利羅品第十二(二十偈)

「昔波羅奈城，迦葉佛泥洹，
機(jī)惟王起塔，七寶造甚大。
爾時王所作，有最大太子，
我時為佛尊，第一建刹柱。
以是功德故，世所生處，
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xiàn)。
在在所生處，於國甚殷富，
財數不可計，常喜大布施。
我於五百世，惠施無所惜，
給贍眾庶人，寂志及梵志。
緣一覺之行，離愛欲無漏，
清淨歡喜心，供養五百眾。
由是功德故，在此最後世，
生勢貴釋種，應時口說言：
『家中寧有寶，錢財及於物，
我當以施與，救足諸貧窮。
我與無厭憊(bèi)，救濟眾下劣，
孚(fú)善見答報，豈(qǐ)能有所惠？』
家中聞吾言，愁憂用惶懼(jù)，
馳散赴八方，乳母悉避去。
母以恩愛故，便即告我言：

『為天人鬼神， 何以言大疾？』
我時即啟曰：『我是人非鬼，
追識宿命施， 好欲見惠人。』
時母聞其言， 踊躍無所畏，
然許勸助之， 恣意所布施。
家中眷屬多， 母勅(chì)供養我，
為眾所敬愛， 見者莫不喜。
我爾時適生， 其家即興熾(chì)，
緣是諸寂志， 名我尸利羅。
於彼便布施， 給足諸貧陋，
得值等正覺， 便捨家為道。
初生家興熾， 墮地能語言，
是故號尸利， 其名自然流。
生家無所貪， 亦不用恐懼，
緣信出家學， 神通一切具。
為國主所欽(qīn)， 大臣眾人民，
多獲衣食供， 床臥諸所安。』
如是尸利羅，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薄拘盧(lú)品第十三(賈姓十二偈)

「我昔曾賣(mài)藥，於槃曇摩國，
在惟衛佛世， 敬諸比丘僧。
時有病瘦者， 行藥療其疾，
供給諸根藥， 以惠諸比丘。
一歲諸眾僧， 令無所乏少，
時施諸沙門， 與一呵梨勒。
於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在天上人間， 其福自然見。
所作德少耳， 受福不可量，
施一呵梨勒， 長久生善處。
其餘所有福， 今還得人身，

值見平等覺， 導師無有一。
未曾自識念， 郡縣(xiàn)受施處，
唯仁我二夜， 證通三達智。
常衣麤(cū)惡服， 五納之震越，
棄(qì)家行學道， 願樂在閑居。
其年百六十， 於此無垢濁，
未曾有疾病， 所生處常安。
佛普見說法， 少欲無睡眠，
觀布施藥者， 其福廣如是。
今我悉識念， 本殖(zhí)少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而安隱。」
時賢薄拘盧， 在眾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摩訶醯(chú)品第十四(大長十二偈)

「昔作韋(wéi)皮師，本生亦安隱，
時國大穀(gǔ)貴，柔皮以為韋。
時得好殷皮， 煮熟令大美，
時有沙門來， 乞勾欲求食。
見之即歡喜， 則分用布施，
其寂志食已， 尋飛在虛空。
見道人踊躍， 應時叉手向，
恭敬普所在， 所遊輒(zhé)追隨。
欣喜廣大心， 便自發願言：
『令我逮如是， 常與尊者俱。
如此道人法， 所逮得法身，
令我身如是， 疾成正願義。』
所施無形色， 其氣亦穢惡，
無香亦無味， 我所施如是。
所作德少耳， 獲福安無極，
在天上人間， 其福自然見。
於是最後世， 還得于人身，

值見等正覺，	道師無有上。
我本所求願，	見世尊上人，
於是悉如意，	清涼得滅度。
於是悉識知，	本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歡喜受。」
如是彼大尊，	名醜(chú)羅大通，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八偈)

「導師有二人，	同類悉兄弟，
見迦葉佛塔，	搪揅崩壞落。
合集眾賈人，	更補(bǔ)治起塔，
時兄弟二人，	俱扶豎剎柱。
緣是功德本，	生天上甚久，
來還生人間，	在於勢族種。
未見等正覺，	捨家學異道，
在泥蓮水邊，	久習編髮志。
世尊無等倫，	愍念哀我等，
在於恒水側，	感動見變化。
我等見變化，	從佛求下髮，
大尊念愍傷，	聽我等出家。
供養佛塔寺，	前稽首作禮，
用是眾庶等，	清涼而滅度。」
優為迦葉尊，	及江河迦葉，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迦耶品第十六(捉取十五偈)

「昔為賣香者，	既獲香賣之，
有一童女人，	來到香肆上。
容貌端正好，	見彼趣我所，
適捉與調戲，	欲意察著之。
身亦不犯觸，	亦不與合會，

唯但執其臂， 為嬈(rǎo)他女人。
用是過惡故， 壽終墮地獄，
來還得人身， 右臂自然枯。
如是五百世， 所生處皆然，
右臂常枯槁(gǎo)， 苦痛甚不便。
仁者識念是， 作罪薄少耳，
獲殃甚眾多， 善惡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捨家為沙門，
已得阿羅漢， 清涼入滅度。
仁者吾於是， 有神足自在，
於今一右臂， 不如左臂便。
假使有男子， 喜犯他人者，
壽終墮地獄， 苦痛甚酷毒。
不當外犯色， 如捐棄(qì)盛火，
智者覺了人， 已每知止足，
設見他婦女， 當作不淨觀。
我更泥犁中， 受苦不可計，
我犯是罪時， 自謂不足言，
悉獲是果實， 罪福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已得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是為最後生， 逮得甘露句，
已解一切苦， 清涼得滅度。」
迦耶尊如是，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樹提衢(qú)品第十七(三十偈)

「惟衛佛世尊， 槃頭摩國城，
時有富長者， 名阿能乾那。
時佛之眷屬， 六十二百千，
請惟衛佛尊， 及眾供三月。
我主槃頭摩， 我供人中尊，

飯食日珍異， 供養佛弟子。
飯食佛如是， 在槃頭摩國，
彼時最後施， 槃頭王欲興。
供養好飯食， 衣被及床臥，
作微妙祠(cí)壇(tán)，是王之所起。
奉上諸所安， 床座眾百千，
於一一比丘， 惠施令可意。
彼國王最後， 所供養如是，
奉事無極雄， 神通尊導師。
我時見彼供， 床臥諸所安，
衣被飲食施， 床座悉具足。
時諸天中尊， 帝釋來詣(yì)我，
彼天帝謂我：『我當為汝伴。』
即時化祠壇， 可意嚴如天，
施設天上座， 供以天飲食。
彼時佛世尊， 惟衛無等人，
請供滿一月， 尊人及弟子。
我以天飲食， 供養於導師，
奉以天衣被， 大人并弟子。
用是功德故， 受恩不可量，
從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所作福照見， 天上及世間，
我奉侍大聖， 惟衛無極尊。
於今最後世， 生羅閱祇城，
蒞(píng)沙王之宮，富家無量寶。
為蒞沙國王， 一切所愛敬，
眾人見供奉， 諸臣及人民。
我在天伎樂， 於是世自恣，
生世得人身， 天伎樂自娛。
於是佛大智， 導師無有上，
來詣羅閱祇， 導師加愍傷。

我聞大智慧， 佛詣王舍城，
心歡喜踊躍， 往詣仁世尊。
遙見世光燄(yàn)，光明出普照，
即從車乘下， 步行往詣佛。
欣然我前行， 稽首最勝足，
禮如來畢竟， 却在一面坐。
我久思正雄， 今乃見大人，
導師人中明， 降伏魔羅網。
世尊無有上， 應時愍傷我，
解說四諦事， 如應為講本。
彼曰無極哀， 世尊說如是，
大通欲出家， 願得受大戒。
即時大智慧， 佛者無等倫，
說言比丘來， 具足成沙門。
以是無放逸， 堅精進定意，
遭遇甘露處， 無為興無動。
逮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以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追念， 身本所作惡，
悉受是果實， 可意樂安隱(wěn)。
廣行有周旋， 離生老病死，
脫於一切惱， 愁憂及啼哭。」
如是樹提尊，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賴吒(zhā)憍(hé)羅品第十八(二十六偈)

「有王修惟尼， 其王有一子，
名賴吒拔檀， 是王最小子。
迦葉佛吉祥， 興起大塔寺，
欲護父王意， 為作剎柱頭。
心歡喜踊躍， 建立承露槃，
願我作沙門， 等正覺共會。

用是功德故，
於天上人間，
是為最後生，
生於尊者家，
一切所愛敬，
是我親里家，
端正甚姝好，
在人中娛樂，
可意敬世尊，
我見心歡喜，
本功德所致，
慈哀愍傷我，
『諸佛之正教，
不得為沙門；
即時還歸家，
『父母願聽我，
父母聞我言，
子雖命時終，
我時不飲食，
志於清白法，
我時不飲食，
假令不聽我，
六日不飲食，
志於清白法，
時親厚知識，
『善哉聽(tīng)之去，
假令能樂者，
命存可數見，
時父母知識，
設使作沙門，
時親厚知識，
世所生處，
其德自然見。
在投樓吒國，
獨有一女耳。
如是狗獵王，
國土亦如是。
顏貌如敷踰(yú)，
一切欲自恣。
來詣投樓吒，
便求作沙門。
化變難比倫，
口便發是言：
父母不樂者，
族姓子自報。』
前白父母言：
出家為沙門。』
愁憂不可勝，
不欲相遠離。
一心無所樂，
欲求為沙門。
萎臥於空地，
便當死於是。
一心無所樂，
欲求為沙門。
往謂父母言：
用死人身為？
為沙門續在，
死者當奈何。』
共出悲好音，
來見我當聽。
便往謂之言：

『父母已聽汝，	明者為沙門。』
父母共結約：	『假使為沙門，
數來相見者，	子聽汝出家。』
彼聞善哉言，	自養有勢力，
往詣世尊所，	便前白佛言：
『唯然已聽我。』	便受佛尊教。
世尊下我髮，	令我作沙門。
施承露槃故，	受安甚眾多，
於天上世間，	功德自然見。
佛普見說我，	樂閑居第一，
已得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是故當歡喜，	悅心向大哀，
當供養塔寺，	得脫大恐懼。」
賴吒𑖂(hé)大尊，	閑居五納衣，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貨提品第十九(二十七偈)

「曾在王舍城，	為富大尊者，
有五百道士，	住我家一年。
五百諸長者，	一切皆往詣，
彼時諸道人，	各就一家食。
譬如我等故，	家中所炊食，
一一諸比丘，	供養亦如是。
聽年長道士，	彼分與長者，
無上尊道人，	其心念如是。
飯食五百人，	豆羹(gēng)以灌上，
我所作供具，	飼(sì)比丘如是。
如是連二日，	布施彼比丘，
我時輒(zhé)興意，	貪嫉惡心意：
『尚難飼我子，	婦女及姊(zǐ)妹，
兄弟諸親屬，	是飯食供養。
何況此比丘？	當供養三月；

供養五百人，
我欲令比丘，
『假使命過者，
心自念惡已，
持用飯食之，
噉(dàn)此飯食已，
結刮其腸胃，
樂法得道人，
諸天及鬼神，
『是長者大惡，
緣一覺之尊，
我聞知所語，
我等罪無量，
親屬聞是言，
皆會諸道人，
歸命諸道人，
請五百道人，
重悔過自首，
供養飯食已，
『令我與是等，
如是等得度，
世所生處，
莫令我興起，
害辟支佛已，
於彼壽終已，
苦痛無數千，
來還得人身，
所在得勢富，
腸胃每焦爛，
棄捐家居去，
精進修佛教，
大減損我家。』
作方便令死，
不損用我物。』
馬通糲(róu)飯中，
謂殺無所苦。
得病甚困厄，
傷絕於五臟。
則為已命過，
俱共發聲言：
傷害殺道人，
清涼無所漏。』
思念苦惱愁，
坐害善道人。
悉共愁憂念，
對悔過自首。
悔過自首已，
供養以飯食。
歸命眾道人，
心自發願言：
諸尊者合會，
我心脫如是。
勿令在貧窮，
貪嫉惡心意。』
犯是惡罪殃，
墮太山地獄。
懊惱不可言，
短命速疾過。
眾人所供養，
然後乃命過。
沙門無所慕，
斷除一切欲。

假令我捨身，	向般泥洹時，
諸腸胃五臟，	各各崩壞爛。
我所作過惡，	惡意害比丘，
所作餘罪殃，	最後當畢了。
我身所起惡，	及所行善行，
悉還受果實，	善惡俱前獲(huò)。」
舍衛城里生，	茶提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十一偈)

「有諸比丘僧，	終竟于七歲，
時國穀(gǔ)米貴，	飢餓大恐懼(jù)。
我分得一人，	摩竭妙道人，
緣一覺之尊，	清涼無有漏。
彼時我興發，	起意之為惡，
『我當持何用，	施飼(sì)是比丘？』
時停置飯食，	令生蟲(chóng)臭惡，
往觀諸作使，	然後供養之。
以是所作罪，	壽終墮地獄，
合會燒炙(zhì)之，	苦痛不可言。
從地獄得出，	世所生處，
作若干方便，	求飯食難得。
是為最後世，	來還生人間，
逮見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以信故出家，	除害諸漏盡，
已得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仁者吾於是，	神足常自在，
求食設方便，	若干不能得。
遠行避道路，	疲勞不可言，
既乃得所僥(jiǎo)，	飯食諸供具。」
承伽迦葉尊，	大通名所作，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八偈)

「昔我先世時， 曾為養猪者，
在於江水傍， 繫(xì)擦(xié)眾猪口。
欲濟(jì)至江半，身獨由得渡，
猪不得喘息， 中流皆溺(nì)死。
爾時我治生， 亡(wú)遺無所依，
仙人來至彼， 從頂有慈哀。
便勸(quàn)教化我，剃除吾鬚髮，
解喻誨善律， 行無相三昧。
於彼壽終後， 便得生天上，
天壽復竟盡， 即還為道人。
逮見等正覺， 捨家為寂志，
所在意矇(méng)暝(míng)，受經尋輒(zhé)忘。
我諷學一偈， 三月乃諳(ān)知，
習讀誦四句， 斷絕諸愛欲。」
世尊時問之， 朱利般特說，
從來善惡事， 於阿耨達池。

醯(tí)醐(hú)施品第二十二(二十七偈)

「迦葉佛滅度， 我為後弟子，
博聞知三世， 常祕(mì)惜經法。
不為比丘說， 不肯示與人，
儻餘乞本知， 便當與我等。
設有比丘來， 至我所問事，
吾則欺詐之， 不解意結恨。
眾道人恚(huì)還， 憂恚罵詈(lì)言：
『何嫉不說法？ 仁者豈(qǐ)為往？』
臨欲壽終時， 心即自悔責，
未曾講論法， 是為大不善。
自知壽向盡， 餘過有七日，
聚會眾僧類， 應時為說法。

晝夜講諸要， 蠲(juān)除貪嫉妬(dù)，
說法未竟畢， 於彼便命過。
如我所分別， 聞者極妙快，
受教思惟義， 展轉相勸化。
所說法少(xiǎn)少， 聚會人七日，
用是得生天， 天伎(jì)以自娛(yú)。
天上壽終下， 來還受人身，
在迦惟羅衛， 生釋國王家。
端正見者敬， 為眾所愛樂，
大財無極寶， 普以度無極。
見諸族姓子， 來者皆棄家，
我羨為寂志， 捐家愛欲財。
世尊無等人， 慈念愍哀我，
屢數率勵(lì)我， 勸導令出家。
吾便敬遵佛， 無上之喜教，
唯仁者我身， 七年行布施。
於是惠與已， 終竟于七歲，
然後作寂志， 受勝智慧誨。
七年為長久， 人命為甚短，
今日便布施， 誰能保身命？
用尊是往故， 即時作寂志，
唯仁我七日， 出家除鬚髮。
信故為沙門， 修行佛法身，
二十五歲中， 寂定心如水。
於是弊惡道， 起念著家事，
奉行捐損業， 亦不用甘露。
於彼甚慚愧， 發求無極利，
毀辱于親屬， 悉當見仇憎。
作是為不可， 亦不所僥(jiǎo)恨，
已出志守寂， 豈復返懷居？
興家種姓意， 財利之所欲，

當能斷斯著，終不捨離戒。
寧令我身沒，其壽所憎惡，
我當捉大刀，安用此命為？
便執利刀劍，除割所因緣，
刈(yì)截垢濁已，然後心解脫。
一心便解度，稍數令人寂，
我於慈果實，速值法光明。
我壽向終時，講說尊妙法，
緣是所可行，定意度無極。」
釋子大神足，弱根薩波達，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無獵九偈)

「昔我曾不食，彼世時施與，
遭遇見沙門，大通和蒞(lì)吒。
以故生釋種，號曰阿那律，
功德自娛樂，俳(pái)伎(jì)之所娛。
時見等正覺，即喜慕世尊，
覩之心踊躍，捨家為寂志。
宿世行精進，方便常堅彊(qiáng)，
已脫三達智，具足如佛教。
自識本宿命，造行所更歷，
於忉利天上，積七世在彼。
七返還人間，人間轉勢尊，
富貴君子家，金珠寶自然。
於是七彼七，生死凡十四，
本悉識知之，前世之所行。
如是所與果，曾無慳嫉意，
世世所生處，常求不生死。」
時尊阿那律，處于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彌迦弗(fú)品第二十四(鹿子十四偈)

「昔我逐勇狗，往詣藥肆(sì)上，
緣一覺之尊，身體得不豫。
給(jǐ)之以醫藥，贍²(shàn)養至七日，
尊人過七日，便飛昇虛空。
我時見告語，家之僕童客，
眾祐已來臻(zhēn)，如是出家學。
我聞僕所說，辟支佛飛行，
其志踊躍喜，一意叉手向。
緣是喜悅意，布施醫藥故，
在天上人間，功德自然見(xiàn)。
於今最後世，復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出家為寂志，
已得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於昔吾於是，得供甚眾多，
衣被及飲食，床臥所安具。
為其縫衣服，從施醫藥故，
四方給諸藥，所安無所乏。
天人往告語，萍(píng)沙之國王，
卿當以醫藥，施與彌迦弗(fú)。
仁國當興利，眾藥大熾盛，
遣耆(qí)域醫王，擎藥與鹿子。
四面醫藥來，皆悉歸趣我，
彼時王萍沙，施遣大神通。
於是來授我，具足柔軟堂，
悉遍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其鹿子比丘，六通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²校勘记：“贍”，大正藏底本为“贍 zhān”字。根据【明】版本的“贍”及文义，现改为“贍”。
(贍养 shànyǎng: 供給衣食與生活所需)。

羅雲品第二十五(十偈)

「我昔曾為王，	典主摩竭國，
人民甚眾多，	決事以義理。
爾時有仙人，	飲他溝(gōu)中水，
即來詣我所，	前語我如是：
『大王我為賊，	乏飲不與水，
便當謫(zhé)罰我，	如拷盜竊(qiè)者。』
我時即報言：	『仙人持法藥，
我恣聽仁者，	便去隨其欲。』
『大王我狐疑，	咎(jiù)結不得除，
便當謫(zhé)罰我，	今乃消殃罪。』
即勅(chì)著後園，	忘之至六日，
過六日已後，	亦不得飲食。
坐是因緣故，	未曾有惡意，
墮燒灸(zhì)黑繩，	更歷六萬歲。
畢是有餘殃，	於今最後生，
處在母腹中，	六年乃得生。
未曾起亂意，	身口不犯罪，
乃值得果實，	罪福不可離。」
如是羅雲尊，	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提品第二十六(十四偈)

「昔惟衛佛世，	我施煖(nuǎn)浴室，
一洗比丘僧，	便自發願言：
『令我與是等，	尊眾共集會，
世世得清涼，	離欲無垢塵。
端正常徐好，	清淨若妙花。』
於彼壽終後，	便得生天上。
在天上人間，	顏色好端正，

世所生處，所住大勢尊。
於彼壽終後，來還生人間，
諸天及人民，見我無厭足。
見辟支佛塔，繕(shàn)治泥整頓，
聖飾令鮮白，於上懸(xuán)幡蓋。
我時自發願，欲求得相好，
金體紫磨色，端嚴無有比。
因是所作福，生波羅捺國，
於脂維尼生，作子無患害。
見迦葉佛塔，其心為歡喜，
輒(zhé)詣其寺中，豎立承露槃。
用是施塔故，及治聖飾塔，
興建剎柱槃，受福不可量。
從彼有餘福，於是最後世，
生釋氏王家，便為佛之弟。
我身自然有，大人之相好，
莊嚴成羅羈(chàn)，平等布三十。
佛普見說我，端正最第一，
已除盡諸漏，逮得甘露句。」
難提父母子，於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飈(bá)提品第二十七(十九偈)

「昔世穀(gǔ)米貴，飢餓大恐懼，
比丘有五百，求食則施與。
一切諸長者，惠施眾道術，
分衛得飯食，便持來授我。
雖得粗細食，常分以與身，
亦不能知我，每隨用我語。
諸人民來趣，行求飯食具，
我爾時自力，從彼便出去。
是時各馳走，孚(fú)遠相求索，

盡(jìn)力從後追，不能及逮(dài)我。
即渡於流河，便却坐一面，
周匝(zā)四向視，得靜無來人。
『我今日獨食，柔軟美且香，
飽滿意盈足，終慕獲(huò)安隱(wěn)。』
於是有比丘，則緣覺世尊，
威神大巍巍，生死除無餘。
意慮常念言，窮賤甚苦劇(jù)，
本不修功德，是故令我貧。
即興清淨心，歡踊意念言，
當施與比丘，是本眾祐者。
時世尊便受，則於彼飯食，
用憐愍傷我，便飛在虛空。
我時即發願：『莫復令我貧，
後生勢富家，端正如妙華。
與如是等尊，世世共會遇，
使我承此法，如仁者所得。』
緣是所作德，受安長且久，
於天上人間，所作德自見。
亦得為國王，天人無數反，
未曾墮惡道，亦無有罪殃。
從彼有餘福，於是最後世，
來生勢富家，釋種大姓生。
爾時佛世尊，來詣所生地，
我即為寂志，并與親屬俱。
我本所立願，輒(zhé)如意具足，
已得無所著，清涼且滅度。」
捨勢為沙門，颺(bá)提受佛教，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羅槃颺(bá)提品第二十八(十四偈)

「拘樓秦佛時，	昔有起塔者，
我時在彼住，	其寺甚高大。
興造此塔寺，	我口呵譴(qiǎn)之：
『是塔甚太大，	何日當成就？
可稍作功德，	如是自立辦(bàn)，
既不多勞煩，	塔寺亦速訖(qì)。』
用口說妄(jù)言，	坐犯語罪報，
命盡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
從地獄得出，	短小身玄醜(chǒu)，
世所生處，	為眾所輕邈(miǎo)。
迦葉佛世時，	為烏鳥赤[口*(隹/乃)](zuǐ)，
波羅棕中道，	翱(áo)翔叢(cóng)樹間。
瞻見世光曜，	比丘所圍繞，
即順佛為禮，	口出悲音聲。
佛世尊所遊，	波羅棕國時，
每隨行出入，	常繞向悲鳴。
緣是所作德，	來還得人身，
逮見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寂志，	於釋師子所，
已為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羅漢得自在，	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持法，	正真有辯才。
一切眾聚會，	聽聞我音聲，
諸天及人民，	一切皆歡喜。
我作罪少耳，	作福亦不多，
皆獲其果實，	所為二罪福。」
羅槃毘(bá)提尊，	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摩頭怱(hé)律致品第二十九(二十一偈)

「昔於惟耶離，	身為大獼(mí)猴，
趣往取佛鉢，	比丘見被呵：

『得無壞佛鉢。』 世尊告比丘：
『比丘勿得呵， 是終不壞鉢。』
我時取佛鉢， 徐徐持上樹，
盛以滿鉢蜜， 便則從樹下。
手擎滿鉢蜜， 以奉上世尊，
蜜中有蟲穢(huì)， 正覺不肯受。
佛見其鉢中， 死蜂與蜜雜(zá)，
尋好擇出之， 復擎重上佛。
時佛世光燦(yàn)， 復更不聽受，
我以水淨洗， 仍前稽首上。
以水灑(sǎ)其上， 更盛異鉢中，
供養佛尊已， 心踊躍歡喜。
世尊無等人， 彼時度死蜂，
受此一鉢蜜， 服食及弟子。
我時甚踊悅， 叉手而向佛，
專(zhuān)住法王前， 其心常精進。
在彼發願言： 『令我得人身，
來值世尊世， 使得最上義。』
緣是所作德， 因用得人身，
逮得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沙門， 給(jǐ)侍釋師子，
已為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
得自在羅漢， 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出蜜， 諸比丘亦知。
知前所作福， 於今得恭敬，
與數百比丘， 共遊行周旋。
設在窮乏路， 比丘僧飢渴，
心適自發願： 『我欲得蜜漿。』
知我心所念， 眾人即遠(yuǎn)來，
齎(jí)持蜜美食， 以用奉上我。
我尋便受之， 自然極美多，

以施比丘僧，	可意甚飽滿。
我應時生已，	獼猴所作行，
度脫無徑路，	便得甘露句。
如我本所願，	輒(zhé)得如其意，
供養佛世尊，	所求則具足。
唯仁每悉念，	我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安隱吉。」
如是出蜜尊，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世尊品第三十(五十偈)

一切勝普明，	一切世間最，
得除盡諸垢，	降一切眾會。
諸通慧普見，	大人一切暢，
度諸怨恐懼，	法船濟彼岸。
曉了眾所化，	欣然愍世間，
矜傷脫眾生，	以義一切救。
除去一切人，	悉解諸繫(xì)縛，
一切人中最，	說法為眾眼。
大人無極慧，	大雄極名聞，
大光無極法，	以度於最法。
大力化無黠，	開化大明慧，
歡(huān)勸(quàn)大眾人，	大醫多所兼。
世尊壞眾恐，	無上除諸憂(yōu)，
佛仁為度脫，	大牢獄閉繫。
大龍大師子，	無著大比丘，
大智慧世尊，	救濟眾塵勞。
精進有大力，	方便大堅彊(qiáng)，
降伏眾天民，	大道寂靜安。
佛大天中天，	一切諸鬼神，
悉禮智慧足，	佛出哀世間。
恒在大生死，	壞決羅(juàn)羅網，

神通無極哀， 度脫大牢獄。
大龍大天人， 於眾會最先，
廣施無極施， 已逮弘寂跡。
尊長士仙人， 已度諸尊法，
成就大弟子， 導(dǎo)師德極尊。
眾(zhòng)祐(yòu)中最上，無上除愁憂，
諸所度脫勝， 一切相好尊。
斷絕諸色欲， 拔濟諸恩愛，
時遊在龍王， 阿耨達大池。
一切所作辦(bàn)，踊在虛空中，
弟子眾圍繞， 寂然有五百。
愍傷有極哀， 慈護一切人，
觀察比丘眾， 便自說是言：
「明聽(tīng)我所語，前世之所造，
身始有所作， 今所獲(huò)餘殃。
吾昔宿命時， 作人名文羅，
誹謗無瑕(xiá)穢，善妙辟支佛。
眾人大來會， 縛(fù)束善妙士，
著杻械閉繫， 須出如死囚。
吾時見沙門， 得縛束苦惱，
其心發慈哀， 身則為救解。
用是罪殃故， 墮地獄甚久，
後來生人間， 常為人所謗。
用是有餘殃， 於此最後世，
須陀利異道， 共議誣謗我。
曾為婆羅門， 博聞持道術，
有五百學志， 講術藁(cóng)樹間。
時有大神力， 五通比丘來，
我見道人至， 誹謗揚其惡。
仙人深愛欲， 自高處樹間，
諸摩納聞之， 便共效我宣。

時一切學志，
大眾中誹謗，
緣是所犯罪，
佛五百弟子，
佛為一切明，
知世吒弟子，
犯是罪殃已，
生在太山獄，
以此有餘殃，
在大眾會中，
曾為三兄弟，
推撲(pū)墜深谷，
以是所犯罪，
燒炙(zhì)在黑繩，
以此有餘殃，
於是石墮落，
乘船入江海，
時共載船上，
用犯此罪故，
以是餘殃故，
曾在捕魚肆，
有捕殺魚者，
從是所犯罪，
燒炙在黑繩，
隨樓勒國王，
以是有餘殃，
惟衛世尊時，
不應食粳(jīng)米，
用是所犯罪，
墮於黑繩獄，
以此有餘殃，
家家行乞匄，
仙人有垢欲。
須陀利女人，
悉共被誹謗。
有虛妄之謗，
是為沙門耶？
便墮惡道中，
勤苦甚酷毒。
旃(zhān)遮摩尼女，
虛妄掩殺佛。
而共爭錢財，
石抬以殺之。
墮太山地獄，
毒痛甚酷苦。
調達石所抬，
中傷佛足指。
俱欲渡深水，
拔刀殺賈人。
身墮地獄中，
鐵(tiě)刺見(xiàn)佛前。
生為漁者子，
我爾時生心。
墮太山地獄，
勤苦甚毒痛。
傷殺釋子時，
於今得頭痛。
罵詈(lì)其弟子，
當令噉(dàn)生麥(mài)。
坐口出惡言，
受苦不可計。
怨結婆羅門，

請我終一時，	三月中噉麥。
曾為治病醫，	時療尊者子，
合藥分倒錯，	令疾轉增劇(jù)。
用犯此罪故，	墮地獄甚苦，
以此有餘殃，	是故得下利。
吾昔前世時，	曾為手搏(bó)師，
與力士相撲(pū)，	害殺有佛子。
用犯此罪故，	受苦難訾(zī)量，
以此餘殃故，	脅(xié)肋(lèi)為之痛。
謂難提和羅，	輕毀迦葉佛，
用見此沙門，	言不得佛道。」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结 行：

1. 补阙真言：南谟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
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拏，吽。泼抹拏，娑婆诃。(三遍)
2. 七佛灭罪真言：离婆离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摩诃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诃。(三遍)

3. 三皈依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一遍)

4.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愿诸众生：

罪障消除 福德增长 智慧增长 菩提心增长

愿三宝兴隆 正法久住 普愿众生 早成佛道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5. 礼佛（三拜/三问讯）（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